



文安著作海內爭先快觀全集早觀得此如韓陵
片石彌深寶貴為沈寶現既在即天快刊本近難
得亦同元存矣丙午十月玉峯友張靜坡携來得之
為吳君志恭舊有敬逸也

虞山張鏡美以氏誌





撫州靈感廟記

孫康

靈

靈

臨川西南行九十里，有山巍然而高大，隆然如波濤，蔽于一州者曰連珠之山。有谷焉，蒼峭深窈，若與世隔。谷之口有寺焉，名如其山。南唐昇元中，肉齒和尚曰智通者，嘗居之。入谷數千步，有廟焉，曰靈感之廟。宋慶元四年，所賜額也。天曆元年，寺住持如海知事，從善改作大殿五間，丹楹藻井，崇阿飛甍，湧殿壁為海潮慶雲之狀，仰燭承塵，俯鏡廣庭。自夏徂秋，遂底于成，神享其祀，人樂其功。明年，介子女兄之夫陳君用清，請予記。按圖志，其地初有古杉一株，常聞笙簫之聲，飛繞其上。杉下有泉，人汲而禱之，能蘇旱而愈。

疾一日神附童子語及夢告肉齒和尚曰我朱森秀才也兄弟三人皆隱于此汝廟祀我當福汝民乃伐杉為三神像冠服形貌一如所夢者廟而祀之揭靈著響餘二百年至景定三年始得封為淨感淨應淨祐三真人余謂神有曰朱者株也森者杉也秀才者義木也兄弟三人者三乃木之所以生也蓋木德之鍾才主仁故為善不為惡為祥不為咎而能大庇斯民也其茲山之靈也歟山非神不立神非山不留惟茲山與天地無窮故神亦無窮其必與我元相為無窮也然非茲殿不足以壯神之居以稱此山敢不敬志其事焉烏年甫民其益務為善毋使見棄於神哉

天曆三年夏四月朔記

胡氏園趣亭記

豫章胡叔俊以高才碩學隱居進賢官溪之上治廼祖西園築亭其間而游息之以東南先朝陽而夕陰宜木果而樹桃李梨栗南為正陽之方宜芳華而列種海棠松竹者貫歲寒而後凋故以植乎西北中又雜植梅數十株曰梅松竹之友也今皆蔚然為林矣若菊若牡丹芍藥之屬蟄生而可愛皆列于亭之左右以便觀賞合而名其亭曰園趣其出入之途在正東近所居也海棠之西有二池夾道鑿小渠引水經其所居以入于東池渠之上古木參天其先祖所手

植也東池之外又為大池春夏泛溢可以舟楫池之
北為堂八楹以為子弟講肄之所又北為堂六楹以
館賓客又北為重屋六楹以藏累世之書以其園外
之事又所以為成趣之本叔俊治家有法臨事有斷
凡公上之其必先之故叫囂之吏不及于門田園山
林之務必擇子弟之賢僮僕之良者各受其成以治
之故叢勝之政不嬰于懷子孫之教必隆禮厚
幣聘良師友以訓之而日就月將之功又足以樂其
志此外非祭祀賓客慶弔之事不得開說日坐亭上
與園丁野老論農圃之要除其榛穢備其經術疏其
流泉時其灌溉觀其華實之生成閱以易之經也以
誓夫消息盈虛之理而忘其世慮客至則觴咏嘯歌
或風乎松竹之間或綸乎清池之上雲山煙水交錯
乎指顧之間而園中之趣雖萬鍾之祿不與易也是
故志定者不遷理達者不惑事治則情逸心曠則境
軸雖崇臺累榭奇芳異物之觀名姬淑媛哀絃急管
之奉惡足並語哉叔俊於是不可及矣其子棣請余
記之為叙其說俾刻于亭之上

楊氏忠節祠記

唐陵楊氏作忠節祠者何昔金人犯宋沿江諸郡皆
望風奔潰其先忠襄公邦乂以建康通判被執罵賊
死韓侂胄專國擅兵文節公萬里以實謨開學士家

居聞之三日不食死故合而祠之也中祀建康通判
贈通奉大夫存者何嘗以直抗蔡京為楊氏忠義開
先也別祠廣東經略使長孺吏部郎官孫孖同知崑
山州事學文者何經畧仁聲義實風際天下在廣東
三歲祿入七萬緡盡以代民輸丁租不持一錢去吏
部闔通敏惠奉法循理為時良臣崑山好德尚義能
以私錢復文節故居割田百畝以建祠事皆克紹先
烈者也天下揚氏皆祖漢太尉震唐護之楊則自蜀
徙蓋太尉之孫曹國子祭酒勝從僖宗幸蜀而居眉
者之後也自秦漢之後有天下卓然有三代之風者
宋而已方其盛時歐陽文忠以古文正天下之宗明

王道之本及其衰也楊忠襄胡忠簡以大義折敵國
之氣奮中興之運當其亡也文丞相斬首燕市終三
百年火德之祚為萬世亡國之光而皆出於廬陵何
其盛哉夫卓然可繼三代者宋也然夏之亡以桀之
暴殷之亡以紂之虐又以湯武繼之宜其東征西怨
無思不服惟周以弱亡與宋同然周之東遷亦有楊
忠襄胡忠簡乎周之亡亦有文丞相乎是能使周之
亂亡猶有愧於宋者楊忠襄胡忠簡文丞相也文丞
相之一元豈非有忠襄文節為之標準乎不然何又出
於廬陵也忠襄不可及已至若文節年六十餘已懸車
告老將二十載矣聞一權臣擅國遂至餓死使在文

丞相時當何如哉故廬陵若歐陽氏楊氏胡氏文氏
又有身致乾淳之治若周文忠氏皆國家之元氣也
而歐陽氏又廬陵之元氣乎崑山之子元正請記忠
節祠故并及之嗚呼觀楊氏祠則廬陵多賢之故揚
氏人物之盛宋三百年養士之效亦可見已世好言
士無益於國可乎元正亦楊氏之賢子孫也縣太常
奉祀為江西行省屬祠成於大德七年記作於元統
二年

孝通廟記

臨江新淦之上游有鎮曰峽江鎮有龍母祠曰孝通
之廟古祠在今德慶之悅城鎮峽江受吉贛南安諸

水又豪商大賈之所會兩山如束水勢湍悍歲數壞
舟楫必有嘗受神賜於嶺海之間而分祠於此以厭
水患然不可考矣凡舟楫上下水旱疾疫必禱焉至
大二年鎮民唐文壽旣倡義以敵其樓延祐改元王
友忠復新其殿至元二年丙子之夏余扈從上圻廬
陵龍立忠始介臨江孔思濟及其郡人李源請志麗
牲之石夫作於始封之廟則有唐宋之碑今作於分
祠必槩見神之始末俾乞靈者知所本也按唐李景
休趙令則碑神為泰溫氏之媪漁於程溪得巨鮓于
家生七龍五雌二雌從而豢之鱗角旣具乃放之江
媪日候江次龍輒薦嘉魚於媪若致養焉者始皇帝

聞之召媪媪行中流龍挾舟而還媪死鄉人葬之程
之左澁絳水之濱後有襄麻而杖哭諸墓且惡其迫
潮汶也一夕大雷電遷之高岡鄉人祠之始此自唐
天祐歷宋由永安郡夫人五命爲崇靈濟福妃五龍
子皆爵徹侯二龍女皆夫人額由永濟改曰孝通大
觀二年所賜也夫物於天地莫神於龍有功於天地
莫大於龍故其德配乾爲鱗虫之長出入變化不可
測度媪非產龍徒以養育之恩生則薦鱗食以養之
死則爲襄麻以喪之遷宅兆以寧之學士大夫之子
孫猶有不能而龍能之則知忠孝之大節又莫過於
龍也龍之德其至矣乎夫龍潛於深淵之中待時而

動所以感雷電降雨澤鼓濤浪推巖裂石皆龍之能
事也而謂善獲舟溺人非龍之心也有違孝悌忠賊
仁害義自絕于天者適與之遭耳宋之時吾里有孫
先生伯溫者攝象州守部饒襄淮渡巢湖大風濤幾
覆舟先生朝服拜于舟龍君出答拜水上風立止龍
之佑助善人如此苟爲善龍有弗佑之者乎由是觀
之人之遇覆溺者非龍也人也福善禍淫天之道求
福不回人之道天人之際龍知之矣媪以慈致龍之
孝廟食千五百餘載龍其可誣矣乎敢書以告乞靈
者至元二年丙子六月甲辰記後二年己卯乃求重
書刻之石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揭傒斯志

大元勅賜脩堰碑

江水出蜀西南徼外東至于岷山而禹導之秦昭王時蜀太守李冰鑿離堆分其江以灌川蜀川蜀以饒自秦歷千數百年所過德薄蕩瀾大為民害有司歲治隄防百三十三所役兵民多者萬餘人少者千人其下猶數百人人七十日不及七十日雖事治不得休息不役者三日緡富屈於貧貧屈於力上下交病會其費感不下七萬萬緡毫髮出於民十九藏於吏槩之出入不足以更費至今上皇帝即位之明年僉四川廉訪司事吉當普巡行周視得要言之處三十有二餘悉罷之且召濶州判官張弘計曰若罷

之石則役可罷民可蘇弊可除胡憚而莫之為弘曰公慮及此此生民之福國家之幸萬世之利也弘請出私錢試以小堰堰成水暴漲堰不動乃以文書會行省及蒙古軍七翼之長郡縣守宰鄉遂之老各陳便宜皆曰便復禱祠與神約昔鑿離堆以富川蜀建萬世之利神之功也今水失其道民失其利吏乘其弊若此而神弗之救是神之惠弗終也神克相予予治神弗予相請與神從事卜之吉於是徵工發徒以至元改元十有一月朔肇事于都江堰鄰江即禹鑿之處分水之源也益井關限其西北水西關據其西南江南北皆東行北舊無江水鑿以辟沫水之害中

為都江堰以東為大小釣魚又東跨二江為石門以
節北江之水又東為利民臺臺之東南為侍郎楊柳
三堰其水自離堆分流入于南江南江東至鹿角又
東至金馬口又東過大安橋入于成都俗稱大皂江
江之正源也北江少東為虎頭山為聞鶴臺臺有水
則尺為之畫凡十有一水及其九其民喜過則憂沒
其則則困乃書深淘灘低作堰六字其傍為治水之
法皆冰所為也又東為離堆又東過凌虛安雲二橋
又東至三石洞離為二渠其一自上馬鬣東流過耶
入于成都古謂之內江今府江是也其一自三石洞
北流過將軍橋又北過四石洞折而東流過新繁入

于成都古謂之外江此水所穿也南江自利
臺有支流東南出萬工堰又東為駱駝又東為碓口
繞青城而東鹿角之北涯有渠曰馬壩東流至成都
入于南江渠東行二十餘里水決其南涯四十有九
歲疲民力以塞之乃自此涯鑿二渠與楊柳渠合東
行數十里復與馬壩渠會而渠始安流自金馬口之
西鑿二渠合金馬渠東南入于新津江罷蓋統黃水
千金白水新興至三利十二堰北江三石洞之東為
外應頰上五斗諸堰外應頰上之水皆東北流入外江
五斗之水入于馬壩渠皆內江之支流也外江東至
崇寧亦為萬工堰堰之支流自北而東為三十六洞

過清白堰東入彭漢之間而清白堰水潰其南淮延
袤三里餘有司因潰以爲堰堰輒壞乃疏其北淮舊
渠直流而東罷其堰及三十六洞之役嘉定之青神
有堰曰鴻化則授成其長吏使底其功應期而畢焉
成都之九里堤崇寧之萬工堰彭之朔口豐潤千江
石洞濟民羅江馬脚諸堰工未及施而詔亦責長吏
及農隙爲之諸堰都江及利民臺之役最大侍郎楊
柳外應顏上五斗次之鹿角萬上駱駝碓口三利又
次之而都江又居大江中流故以鐵萬六千斤鑄爲
大龜貫以鐵柱而鎮其源以捍其得槎然後即工諸
堰皆甃以山石範鐵以關其中取桐實之油刀麻爲

絲和石之灰以苴罅漏禦水潦岸善崩者密築江石
以護之上植楊柳旁種蔓荆柳比鐵次賴以爲固蓋
以數百萬計所至或疏舊渠而導其流以節民力或
鑿新渠而殺其勢以益民用遇水之會則爲石門以
時啓閉而泄蓄之凡智力所及無不爲也初郡縣及
兵家共掌都江之政延祐七年其兵官奏請獨任郡
縣乃以其民分治下流諸堰實其增備而大其役
民苦之至是復合焉常歲獲水之用僅數月堰輒壞
今雖緣渠所置碓磴紡績之處以千萬數四時流轉
而無窮其始至都江水深廣莫可測恣有大洲湧出
其西南方可數里人得用事其間入山伐石崩石已

滿隨取而足所向皆然蜀故多雨自初役至于工畢
無雨雪故力省而功倍而民不知勞若有相之者亦
其忠誠所感如此致使天子賜酒之使相望于道省
臺勸功之檄不絕于吏所溉六州十二縣之民咸歌
舞焉而下至郡縣上至藩部惡其害已且疾且怨或
決三洞之水以灌其次或毀都江之石以害其成撓
之百端不拔益固南越五日大功告成百一恒費民
永休享古未有也而吉當普會以監察御史召省臺
上其功詔臣侯斯紀之於碑臣聞水先五行食首八
政九疇所叙其次可觀矣夫水者衣食之原也然所
以爲利亦所以爲害在善導之而已雨平水土猶已

溺之后稷播種猶已飢之萬世有稱焉是故爲政不
本於農不先於水是爲不知務不知務是謂冥行之
臣李冰一鑿離堆民受其賜吉當普才大而德敏憂
深而知遠不枉其道不屈其志臨難忘身爲國忘家
安於命而勇於義而不知所先務故事可立而功可建
其在四川若請罷益運使司正鹽井之法以去其姦
利置安撫使撫四方流寓之民使安其耕鑿及居臺
端知無不言言無不合誠國之寶也判官張弘輝智
竭慮終始克相其成雖百折而不悔亦今之賢有司
乎是役也石工金工皆七百人木工二百五十人徒
三千九百人而蒙古軍居其二千糧爲石千有奇石

之材取于山者百萬有奇石之灰以斤計六萬有奇
油半之鐵六萬五千麻五千最其工之直物之賈以
緡計四萬九千有奇皆出於民之庸績而在官者餘
廿萬一千八百緡責灌守以貸于民歲取其息以備
祭祀若洵灘脩堰之共仍蠲灌之兵民常所徃役以
專其堰事嗚呼後之蒞此土者尚永鑒于茲勿怠其
政隳其事以為民病以為國家之憂臣拜手稽首而
作頌曰鑿離堆兮江勢分川蜀饒兮民忘為秦秦可
忘兮國有人何後世兮忘吾民歲伐竹兮歷巖嶽載
亂石兮堰江濤堰無功兮民孔勞民孔勞兮天不弔
龍伯怒兮江妃笑豈江之為患兮惟人自厚龍節兮

繡衣煒皇皇兮不我遺不龍工兮汝為汝詎知兮予
所期江滔滔兮廣且深龍蠶出沒兮蛟龍晝吟下不
可以極兮上若有臨洲澶漫兮江之心吾伐石兮石
自摧吾召民兮民子來堰既作兮民無患當此豈予
之功兮神汝哀神洋洋兮功既畢堰永固兮民安佚
川蜀饒兮國之實千萬年兮功不失惟帝之力兮臣
之職

重葺濟州會源碑

皇帝元年夏六月都水丞張侯改作濟州會源碑成
明年春二月具功狀遣其屬孟思敬至京師請文勒
石惟我元受命定鼎幽薊經國體民綏和四海辯方

物以定貢賦穿河渠以逸漕度乃改任城縣為濟州
以臨齊魯之交據燕吳之衝道汶泗以會其源置牐
以分其流西北至安民入于新河埭于臨清地降九
十尺為牐十六以達于永濟渠南至沾頭地降百十
有六尺為牐十又南八于河北至奉符為牐一以節
泗水東北至于兗州為牐一以節汶水而會源之牐
制于其中歲益久政日弛弊日滋漕度用弗時先皇
帝以為憂延祐六年冬詔以侯分治東阿始脩復舊
政誕布新令嚴暴橫之禁杜姦利之門南疏北導靡
所寧處明年冬以當代請去弗許行視濟牐峻怒狼
悍歲數壞舟楫土崩石泐豈不可持乃伐石區里之

山轉木淮海之濱度功即工大改作焉明年皇帝建
元至治三月甲戌朔侯朝至于河上率徒相宜導水
東行埭其上下而竭其中以備衆材徹故牐夷坳泓
其其南二十尺降七尺以為基下錯植巨栗如列星
其以長松實以白石繫視其地無有所罅漏衡五十
尺縱百六十尺八分其縱四為門縱孫其南之三北
之一以敵水之奔突震蕩五分其衡二為門容折其
三以為兩壩四分其容去其一以為門崇廉其中而
置簣外以附于防參分門縱間于北之二以為門中
夾樹石壘以納懸板五分門崇去其一以為壘崇壘
之外更為石防以禦水之洶湫衝薄縱皆二百三十

尺夫務以整犬牙相入苴以白麻固以白膠磨礮割
關以勁鐵匡削砥平混如天成冠以飛梁偃如卧
如越六月十有三日乙卯訖功大會群屬宴于河上
以落之二徒咸在旌倪四集酒舉樂作揮鋪決竭騰
掉魚貫水車舟行伐鼓譟呼進退間暇其稱侯之功
頌侯之德雷動雲合且拜曰聖天子繼志述事不易
任以成厥功惟億萬年享天之休是役也以工計石
二百六十八人木工二十人金工五人土工五人徒千四
百二十人以材計不萬一百四十有一石五千一百
二十有八甃二億一千二百有五十以斤計鐵二萬
五千五百麻二千三百石之灰三億三萬三百二十

有四以石計粟十二百有五十視他牌三之視
舊倍之其出於縣官者鐵若麻木十之七石五之一
粟五之三餘一以便宜調度不以煩民此其大較也
初侯至之明年凡河之隘者辟之壅者滌之決者塞
之拔其藻荇使舟無所底禁其芻牧使防有所固
隆其防而廣其址脩其石之巖陀穿漏者築其壤之
疏惡者延袤贏七百里防之外增為長堤以閑暴漲
而河以安流潛為石竇以納積潦而瀕河三郡之田
民皆得耕種又募民采馬蘭之實種之新河兩涯以
錮其潰沙北自臨清南至彭城東至于陪尾絕者通
之鬱者斯之為杠九十有八為梁五十有八而挽舟

之道無不夷矣乃建分司及會源石佛師莊三牋之
署以嚴官守樹河泊龍君祠八故都水必監馬之真
兵部尚書李奧魯赤中書尚書官忙速祠三以迎休
報勞凡河之所經命藏水以待渴者種樹以待休者
遇流亭則男女異葬之餓者為粥以食之死而藏飢
而活者歲數千人是以上知其忠下信其令用克果
于茲役也侯亦勤且能矣然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
陟幽明故人才得以自見方世祖皇帝時天清地
寧群賢滿朝必監馬公之徒得以陳力載勞垂功無
窮者慮之遠擇之審任之專也向使侯竟代去雖懷
甚忠極智無能究於其職是亦侯所遇也惟茲牋地

景要役最大馬氏之後侯之功為最盛故詳于是碑
以告後之人侯名仁仲河南人辭曰

昔在至元惟忠武王自南還歸請開河渠自魯泲齊
以達京師河渠既成四海率從萬世是資朝飄文檣
垂四十年孰慢而隳翼翼張侯受命仁宗號令風馳
徵工發徒既滌既脩濟肺收蒸先難而興既旱而休
觸冒炎曦疾者藥之死者瘞之吳有渴飢拊膺勞徠
信賞必罰勿亟勿遲十旬之間遺漬于成智罔或遺
洋洋河流中有行舟若遊大蓬舳艫相銜罔敢後先
亦罔敢稽賢王才侯自北自南顧瞻嗟咨曰惟京師
為天下本本隆則固惟帝世祖既有南土河渠是務四

方之供于千萬里如出陸步聖繼明承命官選材惟
侯之遇昔者舟行日不繫更今以百數昔者舟行歲
不數萬今以億慮惟公乃明惟勇乃成惟廉則怒汶
泗之會有截其脯有苑其樹功在國家名在天下未
世是度

天華萬壽宮碑

唐貞元中吉州刺史閻侯隱于城東十五里天獄山
之夫容峯後傳以為仙云其山世為閻氏業子孫世
為郡人山高廣可十里俯覽郡中諸山或言古仙人
浮丘伯及其弟子王郭二人亦嘗往來其處及稱山
中多光怪儵忽變化甚異延祐三年侯諸孫弘毅即

其地祠浮丘以其二弟子及侯配廣殿大庭高門甬
廊皆合制度又割田廩有道士以奉祠事明年郡
人會編脩巽申為請于玄教大宗師命為天華觀至
順元年陞為宮明年正一教主三十九代天師加天
華萬壽宮并書其頌咸謂君子作始宜具金石刻請
為刻辭按廬陵志侯名家初隱夫容後得道山東南
三十里之洞巖臨江玉笥山志又言承天宮西南十
五里南障山葆光觀有吉州閻使君別墅後得道衡
嶽學仙之人固芒忽不可知而我皇集載送吉州閻
使君入道詩此充足徵者浮丘事見列仙傳天下高
山絕境類有浮丘遺跡要不可誥然古之士君子負德

行材藝不見用於世或著書立言以傳其道或躬耕
採拾以樂其志或依託佛老以寄其跡若此者世多
有之後世至有因之以爲富貴利達之途赫然與王
公大人並馳爭先者侯之孫自壯歲抱其才遊京師
數被薦不合去最後受知集賢諸學士薦爲甘肅儒
學副提舉又翩然歎曰即見用以喻五望六之年馳
數千里之地遂尺寸之祿智者不爲也曰天華吾故
土吾將老焉其猶有乃祖之遺風與其辭曰

瞻天華之巖巖兮前青牛而後玄武乍蜿蜒而回伏
兮忽蹇騰而軒翥丹霞爛其高兮白雲縞乎在下俯
城郭之鱗鱗兮覽平原之膺膺香城鬱其在望兮乃

匡仙之故居枕墨澗之黠澹兮大江淘而右趨步靈
阜而造神澳兮顧列仙之攸館浮丘旣厭世而高馳
兮閻仙又損余而不返召青鸞使駕轡兮俾鳳調笙抗
交龍之雲旗兮仍折羽以爲旌翼神君之來降兮余
將肅其並迎昔孔子之欲乘桴以浮海兮老聃亦度
關而西遊知文武之不可以作兮道懷乎其莫留何
盛世之孔明兮亦高蹈而遠引矧茲邑之鉅縣兮乃
英賢之所蘊君子固難進而易退兮亦因時而顯隱
神君既有此靈宮兮曰高明而又爽塏山簳簳以四
周兮繚青川之澆澆撫下人而顧懷兮歷千歲而猶
未改起倚檻而浩歌兮將畢景而靡悔

臨江路玉笥山萬壽承天宮碑

天下稱大名山在大江之西者三曰匡廬曰閩皂曰玉笥玉笥又為天下絕境按道書及圖志於洞天則太秀法樂於福地則郁木凡為老氏之宮二為觀二千有一而皆統于萬壽承天之宮宮在洞天之西三會峰之下玉澗之上云卽梅子真隱處漢初覆箱之麓有觀曰玉梁言初為觀時天降白玉梁因以為名晉永嘉中徙號于此唐之季道士劉潛谷建老君院觀旁曹處明亦建精思院而王處士遂以觀為靈寶院南唐保大中徙靈寶又質議合三院之田復為玉梁觀劉傳陳紹規王傳丁守玄姚文質曹傳宋懷德汪

希聲皆有道者號玉梁八祖宋大中祥符元年賜觀額曰承天宣和初陞為宮宮之衆幾六千指為友寮五十餘而唐宋之君數設金錄醮于此故玉笥之名震天下大觀庚寅宮災各出建壇場以居寮之存者僅十有三靈寶之友曰超燕浩然水竹養真老君曰仁智玉洞玉山壽玉精思曰清音清隱桐澗道冲雲菴建炎紹興之際管轄劉思齊知官楊得清始復其宮何道冲何守元繼之宮日以脩咸淳中管轄李允一之兄珏為閤門宣贊舍人得幸上為請以甲乙傳次從之入國朝至元二十六年詔加萬壽承天宮給五品章以允一為本宮住持提點兼本路道錄與知

宮謝景異謀大新其宮以稱上賜景異乃種樹積財
以待之大德三年初作東西廡而允一卒劉壽翁周
源深劉居敬何應仙等繼之皇慶二年壽翁原深建
壽春閣主宰三官三殿延祐改元建三門及正紀堂
鍾樓齋堂庖庫之屬至順二年居敬應仙建三清殿
費以鉅萬計居敬及李師周各以私錢五千緡倡之
餘皆出諸宮中王景仙等不惟棟材得巨椽椽于郡人
鄧守一餘皆取之謝景異所手植之者於是棟宇之
制金碧之飾象設之嚴莫不度越於前矣又增飯眾
之田合新舊為畝萬有奇而宮始大備君子曰大江
之西雖有三大名山惟此山兼洞天福地之重峰有

太白雲臺郡玉秦望之屬三十有三壇有太清太一
曜明白鶴之屬三十有九臺有東華赤松白雲之屬
十有二谷有形霞丹陽之屬五井有丹砂玉乳醴泉
之屬十至若三溪八池七潭六源四埭二十四澗皆
勝絕之處高摩天關深入地軸載之莫究其名窮之
莫極其源雲雨所都雷電所家余芝靈草之所園神
龍異獸之所窟宅天鍾其英地儲其靈磅礴扶輿非
遺世絕俗乘虛馭景之士不能徧睹也古今隱居得
道于此計不可數其萃知名者若秦孔丘明等十人
漢梅子真梁柱曇永蕭子雲唐羅子房羅公遠謝脩
通劉道平宋沈麟毛得一李思廣之徒三十有八人

皆磊落奇傑世不常有其不肯名於世者不知其幾
且神禹大聖也漢武英君也言皆嘗應符受籙于此
天下之人披圖志聽游士談說孰不延頸稽首矯
然如在弱水之外信天下之絕境矣而萬壽承天宮
實統此山不亦重乎今宮庭之麗不獨可稱上賜又
足以稱此山亦美乎然是宮也興於漢盛於唐燬於
宋鉅復於南渡又二百餘年以至於今始完且美朕
惟艱哉爲之後者當何如真繼也今任持提點是宮
者通玄冲素明遠法師教門高士何君應仙也宮之
浩然堂邵天麟念其備復之難何劉以上諸老之勤
請文刻石余與邵善又嘗識何君序已復係以詩

大江之西洞府東三山鼎峙爭長雄王筍嵯峨與天
通千迴萬轉重復重十人避秦入山中池養十魚為
九龍九人乘龍上虛空赤帝飛入為九嶷四海照耀
何烘隆三疏不救秦賊凶曹瞞篡天寒帝馳玉梁白
書隨靈靈壽亦真人抗靈蹤王壇佳氣長鬱蕊瑛題
翠羽開神宮九霞照地光熊熊急淵鳴玉相撞春群
峰四合如朝宗承天萬年亮天功太秀幽詭郁木同
重巖洞壑守鬼工白猿夜曉寶氣衝我欲求之白雲
封金闕先生碧兩瞳弟子支詠敬以恭巢雲駕霧翮
飛踪玄洲長史白玉容八十二口來相從一入不復
世莫逢忽而見之若發蒙朱宮玉堂繡簾擁青童素

女清而丰桃花杏花相映紅忽而不見空演濛或聞
玲玲蒼與鍾或如金鷄啼曉風何劉沈謝數十公遺
聲逸響猶瀟瀟雲旌羽節何當降霞衣飄飄珮琅瓏
下與世人哀現恫身為風牧常先鳩上位皇義播時
雍運淳反朴服孝忠物不疵癘年穀豐氣酣飛上三
會峰周覽四極摩蒼穹前有天柱如華嵩落日照作
金夫容三峯東出號赤松雲臺太白相橫縱群玉金
扇遠更濃兩峯相倚如驅龍紫微高閣紫霞冲石搗
金柱爭龍從長江外抱如白虹東以驚峽雷轉奔洪千
今萬古聲淙淙百神歆集元氣融超凌蓬萊軼崆峒
仙來不來我心忡山中有草名碧茸食之千歲顏如

童我欲求之不可窮願佩含景從仙翁紫袍白馬來
兩駿奪取神君一尺銅坐閱絕景忘春冬

勅賜漢昭烈帝廟碑

燕俗廟祀漢昭烈帝關將軍羽及秦蜀郡太守李冰
甚虔昭烈關將軍皆涿人今州南十里樓桑村即昭
烈故宅其祀昭烈羽宜以鄉里故冰在蜀堰江水以
灌民田又鑿石為五犀牛以厭水妖燕無洪河大川
歲多暴水故涿之范陽禮智鄉有益者神巫王媪之
子也媪為巫餘五十年媪死益襲其業如媪之神遂
合所得施與作昭烈帝及蜀太守廟于其里前遼陽
行省平章政事公中政院使哈剌帖木兒相以私錢

若干而殿堂門廡象設詭物之屬無不備元統元年
九月十日為請于上降香幣以落其成明年三月六
日又言之奎章閣侍書學士沙刺班使奏命臣僕斯
紀其事于石而上皆從之其不絕人為善之略如此
且天子固天下神民之主凡有功烈於民者宜不限
以地使天下皆得尸而祝之以係其尚德慕義之心
然臣聞有天地即有鬼神鬼神一陰陽也陽其神陰
其鬼陽變而陰化一變一化鬼神之通著矣故傳曰
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謂鬼神能禍福人者無之作
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鬼神之機而善惡
之應皆人所自為也雖古之巫覡禱禳祈禱亦因其

人心所感而為之應焉爾所禱非所感而能福人者
無之故曰皆人所自為也若昭烈續漢祚於既亡關
羽不事賊操而委質劉氏李冰當秦之暴而拯民於
溺至今人廟而祀之者豈非為善之應耶亦其所自
為也神既以此而受福于千萬世其所以福人者豈
肯異於其所受耶嗚呼陰陽也鬼神也極天下為能
變化者也福善禍淫而無所容其心人可不知所自
為者乎詩曰求福不回此之謂也臣既奉詔謹拜手
稽首而著其說復為之詩曰
坎坎兮伐鼓揚揚兮合舞神之來兮如雲神之去兮
如兩神福我民兮不知民望神兮恐神不來神不來

予心孔悲神之來兮民之休黃屋兮赤旂左諸葛兮
右羽飛神在漢兮漢不衰漢雖衰兮神不遺神福我
國兮踰漢盛時長載兮舟載環江流兮灌平陸神在
蜀兮秦之福未衰花兮妖孽伏神福我民兮如神
在蜀涿麻兮范陽神之合兮煌煌宜君宜臣兮祚靈
長五風十雨兮均萬方廟孔碩兮薦苾芳神永世兮
茲顧享

雙節廟碑

皇帝元年江浙行省言漳州萬戶府知事闕文興死
其君配王氏死其夫邦人既為之立廟請加褒顯以
慰邦人心以為天下後世勸乃下吏部定封太常議

謚而封闕文興為英毅侯王氏為貞烈夫人廟曰雙
節之廟今右司郎中張侯士弘為吏部侍郎時所力
行也新安鄭玉復持張侯命請暴其事于麗牲之石
闕文興不知何許人王氏金陵民間女至元十三年
從萬戶賈將軍戍漳州十七年八月望劇賊陳鈞眼
夜率衆為亂殺招討傅全及其一家官軍死者十八
九闕文興力戰死其配王氏有美色為賊所執逼汙
之給曰我不幸至此豈敢愛其身願收葬吾夫然後
唯命賊義而許之得其夫亂屍中置積薪火之遂自
躍火中并燒死後十八年府始上其事連帥及部使
者以達行省又九年行省始聞于朝下禮部議部請

訪王氏族里旌其門閭收卹其宗親仍以其事付史館事下江浙求之六年無所得乃用漳守言表其故營曰烈女之坊然無及文興者又二十有一年士民之言不已以有今日之請嗚呼二人之死卓卓如此猶歷五十有四年始獲五等之封雙節之錫且必待張侯贊之人之伏巖藪沈下僚砥名礪操欲聞于天下不亦難矣况數十年之間有司之請朝廷之議皆爲王氏止王氏信莫及已關文興亦詎可少哉天下縮符杖節擁萬夫之衆鎮千里之地者不知其幾一旦四方有急天子之命未及于境已閉閣稱疾者有矣遂委兵而逃者有矣當是時變起倉卒使關文興

第守薄書期會之常負妻子踰垣而避之人亦孰得而議之而臨難忘身見危授命蒙兇威蹈白刃奮萬死不顧之勇死而不悔者何則禍亂作於前忠義激於內不暇擇地而死也至於王氏決死生於俄頃不辱其身烈丈夫有弗逮矣君子曰人皆死於危二人獨死於安皆有苟免之道而不為也然江浙之請雖堅中書之命雖下微張侯英毅必不侯貞烈之封亦不及而闕之死其君王之死其夫亦豈欲求廟食稟褒寵邀譽於天下哉誠不忍弃君臣夫婦之義焉耳傳全闔門死難有司之請朝廷之議皆不及者武臣死事國有常典云其辭曰

世道升降視綱與常綱常弗紊國乃吉昌况况闕侯
夙佐戎幕匪矛伊戟而簿書收託媼媼王姬來嬪于
闕夙興夜寐唯警或是鑒元有南土爰鎮于澄閩山
巖巖以海為疆謂國既平謂威德既加弗戒弗備而
內生孽芽盜夜斫營侯亦戰死王姬不辱入火如水
五十四年民請弗却廟有新號而封有新壽載念服
初風教未立三綱如此命胡不集唯侯克齊而家而
婦克配爾德生雖不融沒有遺則民心孔懷廟食孔
宜式著刻辭為臣妾之規

吾讀吾書齋銘

惟皇降衷萬物備我或昏以迷或岐而左煌煌六籍

如日麗天由之斯聖睇之則賢而俚何之而思孔悲
孰之子歸而有餘師伊予云邁蕭氏克有日就月將
誰掖誰誘曰諺有之吾讀吾書亦既從政惟書之効
吾書伊何匪聖弗讀成已成物惟日不足于以名齋
于以表志凡百君子尚迪弗替

孝友堂銘

孝首百行友列五常為仁之本為政之綱學由茲始
行由此推善由茲長慶由此基是以孝友著年詩書
君子述之為世之模不求父慈而責子孝不求弟恭
而責兄友父無不是其責在子弟弟有不恭或自兄始
子知盡孝敢望父慈兄知盡友弟恭敢期父無不慈

弟無不恭惟孝惟友克誠于中一有弗誠必致怨尤
日復一日化為寇讐范則有匡廌則有行而況為人
敢不自強孝盡生慈友恭亦介孝慈友恭百世之社
子復為父子必紹之弟復為兄弟必效之父父子子
兄兄弟弟惟顛孫氏以克永世何以克之勝私室欲
家為一人族為一俗既貴弗驕既富有禮一家興仁
里為之美蘇子說剛乃祖是敬子孫孝友鄂國是命
我作銘詩式萬爾慶神之聽之有永無竟

潭心齋銘

金溪洪君王純其先府君號碧潭遂取翰林學士吳
先生賦碧潭詩語名其齋曰潭心為之銘曰

山下出泉混混其源流而為川澗而為淵淵淵其淵
潭潭其碧含星為珠沈月為璧其止非息其應不留
溶溶而春湛湛而秋觀靜於動知靜之用用無不周
若未嘗動觀動於靜知動之靜靜乎省容表裏交映
惟淵之深又名曰潭視潭之碧于彼潭心

思無邪齋銘

為學至難莫微於思一出入或公或私其思伊何
曰誠而已思有弗誠毫釐千里其誠伊何恐懼戒慎
莫顯乎微莫見乎隱暗室屋漏上帝是臨一動之微
敢有弗欽誦詩三百一言以蔽曰思無邪乃義之至
熊氏力行而以名齋俯仰周旋涵泳聖涯大而化之

堯舜執中勗武鬼字罔或弗恭

讀書處銘

古者讀書學之一事力行是務記誦其次苟非讀書孰稽古典讀而弗學去聖逾遠古之讀書子以明道今之讀書資以爲暴生皆厚也遷乃去之人不念學若之何其書伊何易書詩禮春秋筆削日星垂紀秦漢以前傳注未立學必專門難學易入秦漢以後濂洛繼起著述紛紜易學難至學之而至匪由他人學而弗至何有於身其學伊何由蒙而聖灑掃應對窮理盡性毫釐靡間德乃日新一日復禮天下歸仁義皇之上唐虞之際若友其人若共其治動之斯應

爲乃有功三綱既立五典克從求之非知歎具在方冊行之非艱中道勿畫欲知詩書於此其處趙氏行之名齊其寓旣脩于身復齊其家始施于邦如玉靡瑕好正嫉邪宗本抑末制刑以寬用刑以活擴而充之儀于天朝惟是正人萬世之標我作銘詩以規以頌凡厥讀書最哉體用

忍恕堂銘

古之學者有紀有倫忍以定性恕以求仁維忍伊何存仁有禮維恕伊何推人沙已忍爲恕用恕爲忍基凡忍之道維恕之思忍不由恕宿恕藏忍維忍而恕無我無固以聖而忍耕稼陶漁以賢而忍九世同居

苟不思懇亦豈克又愛有大焉為孝之首有美袁氏
兄弟怡怡合堂以居忍懇是師我甲我廬先君之有
我兄哉弟先君之子維忍維懇維德之實子子孫孫
永保勿失

方寸間銘

察日月於孤竹之竅寄天地於秋毫之杪萬物皆備
吾不知其多一物不留吾不見其少是曰方寸間者
臨通衢俯深沼外有幽花芳草之植內有圖書琴瑟
之繞容坐客十數而有餘閑朝暮萬變而未了吾方
以為大人猶以為小是未能遊乎方寸之表也

幽憂賦

士有甲與乙約為昆弟者乙之兄弗友于弟誣甲與
乙婦以醜之甲念乙為名賢之後且早負氣節常
欲自殺以明無他而母猶存余傷其意為作幽憂賦
其詞曰 何黠黠而蒙昧兮余不辨而獨當天幽玄
而無朕兮匪殺身而孰明懷國息而未酬兮念余母
之弗康聊浪忍以苟生兮庶或察於微茫彼哲人之
遺緒兮相與實其猶有耿光孰忠貞而罔後兮孰取
介之弗昌既托余以死生兮又事余以兄余既異於
禽獸兮其忍為此不良彼固最薄而不足畏兮乃不
念厥祖之明明惟棠棣之華華兮或違詩人之所歌
兄既不友于弟兮又嫉余以不阿焉淫辭以為鵠兮

稱飛文以為羅彼妬之口兮曾奚辭之弗加人獨何
心兮弗求其故而肯說謂蘭茝之幽貞兮與蕭艾而
同科謂日鍊之金以為柔兮指美玉而為瑕棄機舛
噉既不遺力兮猶恐余顧而有他余髮衰齒就落兮
計相存其幾何託寸芳於鄧之林兮投織鱗於巨海
謂祀梓之為尤兮妨鱣鮪之所匯余詐知饒數之為
病兮子子之所罪豈獨蒙比昏穢兮雖夷齊其猶沈
豈昔壯而知自強兮撫中歲而改度匪哲人之孔明
兮孰能察夫余之故苟哲人之莫余知兮雖殺身其
奚益心怍怍而煩瞽兮哀謏人之罔極彼天地之廣
大兮厠舍垢而隱疾豈松栢之受命兮鬱紛糝子枳

棟苟由中以求直兮曾何情之弗獲惟嫉媚以甘心
兮彌顛倒而狂惑嗟余生之不類兮罹此咎之無由
余既耻夫匹夫之為諒兮日與魑魅而為仇幸讒人
之無怒兮抵割德而棄脩余既內省以不疚兮夫何
懼而何憂曰止謗以不辯兮服先哲之攸訓匪成言
以自道兮人將誚余以固吝聊抽毫以抒思兮遡南
風而解愠上白日之昭昭兮下黃泉之奔迅謂余言
之苟無徵兮願與春冰而澌盡

天馬贊

皇帝御極之十年七月十八日拂郎國獻天馬身長
丈一尺三寸有奇高六尺四寸有奇昂高八尺有二

寸許有一日勅臣周朗貌以為圖世有二日詔臣揭
僕斯為之贊贊曰

維乾秉靈維房降精有產西極神駿難名彼不敢有
重譯來庭東踰月窟梁雍是經朝飲大河河伯屏營
莫秣大華神靈下迎四踐寒暑爰至上京皇帝臨軒
使拜迎稱臣拂郎國邀限西溟蒙化效貢顧歸聖明
皇帝謙讓嘉尔遠誠摩于赤墀顧瞻莫矜既稱其德
亦貌其形高尺者六脩倍猶羸色應玄武足躡長庚
回眸電激頓轡風生卓犖權奇虎視龍騰按圖考式
曾未足并周騁八駿徐偃搆兵漢駕鼓車炎劉中興
維帝神聖載籍有徵光武是師穆滿是繼登崇俊良

共基太平一進一退為國重輕先人後物萬國咸寧

僊茅述

豫章之新建黃堂隆道宮道士羅君大年為余言仙
茅事甚異其辭曰昔晉之亂有神人許旌陽者出於
豫章之境西山之下能以忠孝積功累行致仙道師
事謚母于丹陽之邑黃堂之墟母既授以道要旌陽
感之曰吾必歲朝母母曰吾即從此逝矣去汝居南
五十里吾有飛茅在焉汝能得茅處即祠我歲八月
一至足矣已而謚母果仙去旌陽還得茅亦叢生而
地亦曰黃堂即建祠祠謚母歲如期往朝之旌陽尋
亦仙去其徒歲八月四日具幢蓋儀衛鼓樂奉旌陽

像朝毋如旌陽存時以為常其後嗣其學者擴其祠
為觀復為宮至今行之不棄茅在祠前剪而復生如
揚州瓊華不易其處茅具六味能致六養醜能養氣
辛能養節酸能養筋滑能養胃甘能養肉人得茅煮
而飲之可以已疾癘和榮衛延年邨老余家距祠百
里未嘗至其處然嘗得茅煮而試之言不虛也夫茅
著於易書詩禮春秋傳祭則以縮酒封則以藉立社
之士以其物雖薄而用可重也未嘗言能神異如此
世稱神僊遺蹟奇詭荒誕不可深致語者以千數而
謔毋特以茅著稱其師弟子精誠之感不可拚如此
夫古之言得仙者或以服食或以導引不食穀獨稱

許旌陽以忠孝積功累行致仙道蓋足尚矣夫可以
動天地感鬼神貫金石亘古今而不泯者惟忠孝
然况其師弟子之間乎然嗣其學守其壇場而無謀
許師弟子之心則樵牧殘之牛羊踐之茅雖神能歷
千歲而猶存哉因羅之拳拳有感於忠孝云者述以
傳之作仙茅述至順三年秋七月日

靜虛解

閩中蒲瑛粹玉出其齋靜虛自夜即走書京師求予
言作靜虛解性不能統天下之至動惟虛為能容
天下之至大至動天也至大地也非至動無以見靜
之用非至大無以見虛之載惟靜虛衆理出焉萬物

生焉故聖人則之君子學成於靜蓋受於虛非靜虛無以成君子况聖人乎惟聖人為能合靜虛之體致靜虛之用故可以參天地贊化育非靜虛無以成聖人况天地乎惟天得虛而無不覆也惟地得靜而無不載也故能運行四時化生萬物而非靜虛無以為天地故體莫大乎靜虛用莫大乎天地是以衆人法君子君子法聖人聖人法天地天地法靜虛靜虛至矣

揚楚經字說

余與臨江揚君信可友凡十餘年大德七年春遇于武昌居數日得子湘書以示余余嘉其年弱而志大

且甚好學也遂許以女妻之其年夏與余入衡湘冬俱還江西爾後與信可亦時往還而猶未識湘也十年春余訪信可彬溪上出湘拜余且求所以字之余曰冠而字禮也未冠而問字無乃太早計矣乎信可曰湘惟不得子之言以為式之為患何早計之為患廼問所以名之義信可曰湘之生余適還自湘故以名余曰夫湘楚水之大者也既大其始可不求所以大其終乎夫湘楚之經也吾與若皆楚人也可不求古人之志行古人之道以配湘之經以大于楚乎請字之曰楚經經者本也本既舉矣末有不從者乎夫日月星辰天之經也長河大瀋地之經也五常三綱

人之經也故天之經得則日月軌寒暑時雨暘若萬物以育地之經得則海不波江安流山出器車河出馬圖人之經得則家以和邦以昌祥瑞並至而天地理矣及夫亂也悉反之曷哉經乎苟聽是言也有不配湖之經而大于楚者乎信可國而昌即君子言雖佐天子經邦理天下可也况楚國乎余曰未也苟鼓浩蕩而不求其源務紛華而不與于學雖欲經乎一家大于一鄉且不得况一國乎又况天下乎曷哉楚經其三復是言也

題昔刺使宋圖後

右國信副使昔刺使宋圖及名臣賦詠一卷以昔刺

公奇偉如此四杖節使宋豈無一言可紀而叙其事者但責宋不能講和及槩稱其奉使不辱而已畧不及其使事始末大抵宋之南渡不能復振者本於張浚抑李綱殺曲端引秦檜檜殺岳飛父子而終於賈似道之專劉整之叛况天方以數千年不能大混一之天下付之世祖皇帝以主弱臣強之宋豈能以數萬之金幣保區區江南一隅之地哉故宋戰亦亡和亦亡况二者俱不能之耶然非賈似道誤國失信無以正皇元出師之號非劉整之叛無以周知渡江之謀天也整之謀亦非整之謀也陳亮上孝宗封事料敵之言也整本制置使趙方麾下一小校耳括之行

伍之中用以為將方將死語其子葵曰劉整真將才也然汝不能用我死汝必殺之不終必為國言方死葵不忍殺竟以瀘州叛元遂用其策以滅宋亦天也嗚呼得人則興失人則亡古今同軌可不監乎若昔刺公之屢使不辱郝文忠之終始不渝偉哉

題鄒福詩後

右鄒福詩七首鄒福者吾鄉田夫之子也粗讀孝經論語家貧與人傭耕泰定元年予居晏子家其父遣從余給薪水之勞然暇即密自觀書居五年余携至京師會新天子入正大統以文德治天下明年春開奎章閣詳延儒雅講論道德置授經郎以教勸舊大

臣弟子之十之左右者以國子教授廬陵林希顏及余為之寅入而酉出令福守舍乃盡日閉門讀書習字間為小詩及暮則請可否於余余或方倦欲休或方讀書有會意處或執筆為文章思方屬必輟而告之不使幾微見余懈怠意遂以為常今年秋遷丞藝文日簡靜無事請問之時益富矣余適墜馬在告日以齋閣中福連有所作皆可觀余因取其法度音節充近者得七首為書之仍題其後以志余喜且以為世之世臣大家學士大夫之子弟不知學者之勸余在閣中時福又從林希顏學國書希顏亟稱其可教其所得淺深余不能知也要亦好上者云尔余數年於文

事使令蓋深得其助焉因并識于此

龔先生碑

自周程朱張氏沒天下壹資其書以為富貴利達孔孟之道闇然不明宋末科目極弊之餘用周程朱張氏之書以為學皇元科目復興之後能用周程朱張之書以為教吾郡南昌則有龔先生云先生沒九年其門人朱志亨黃希尹三以狀謁銘其始至也余以憂在告其再至也國方有大故三至而辭益悲志益勤得師弟子終始之道乃叙其槩而銘之先生諱日新字中孚五歲入小學十歲通進士業十五有能聲從胡氏純饒氏應中吳氏應期始去舊業由周程朱張氏之

說以求達夫孔孟至元中以郡太守之招分教進賢日與邑質士龔君煥講求孔孟之旨使知仁義為重富貴利達為輕而孔孟之道為大邑人翕然即尊之先生八歲時大父成已以戶調督輸失期逮至邑潛往候之坐當筮後容進曰大父輩老家君適有采薪之憂幸少負當代輸公大器請以尚書禹貢盤庚諸篇誦說如注令禮而免之父約嘗得暴疾氣已絕咸謂宜遷正寢先生曰必三月乃可時時于注善藥口中冀日忽有蘇又十二年而終婦翁袁大夫漸治宜黃有殺人之舅証其甥而已証之者先生至邑廉得實白而正之感渥初度宗潛藩息試京師謁陳尚書

宜中坐項賈似道至起避旁舍中賓退尚書曰能一
詣此人否對曰不能尚書嗟嘆久之咸淳癸亥與
計偕而國亡矣吳先生疾也日往問焉其沒也無以
為哀已葬焉其教人也諄諄不倦不達不止嗚呼先
生遠矣今之誦周程朱張氏之言者皆是也而先生
遠矣沒之日實至治二年八月五日以其年月日葬
于某夫人某氏子男三以莊立信太初莊安世孫男
五名與實侍郎禹鈞之子同而止其侃銘曰
道行以天行道以人萬變滛摩忽而緇磷惟君子人
內主外賓彼德於天吾自吾身窮達一揆尊尊親親
貌矣先生勒此貞珉

嚴先生碑

世有朴山易說十四卷宋末吉之太和嚴先生肅所
著也咸淳中江丞相萬里馬丞相廷鸞皆好其書為
獻之天子徵為秘書省校勘宋亡之歲三月二十有
五日亦以疾亡皇慶初余在京師識其曾孫有開有
材藝有德行問其世則曰吾之先馮翊人也唐之李
祖實為江淮轉運判官遭亂不能歸留居廣陵子可
求事淮南吳王為尚書僕射同平章事子績又事江
南李主亦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是為懿公遷金陵
亂孫美舉家南窳至太和家焉遂為太和嚴氏自懿
公後始去干戈事文學自秘書郎常州推官震始登

宋慶曆壬午進士第迄宋亡為世科之家又一十有八年余在奎章閣遺余書曰昔者嘗獲與子詳吾世家于京惟大父績學篤行著書立言以惠我後人而墓道之石未刻所刻辭敢請按先生字子方曾大父諱光道朝奉郎通判潮州康元之弟也官保義郎淮東制置司幹辦公事大父諱知古父諱起予娶段氏子男二驥父用父孫男四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壽六十六墓在縣南鄉隆福山之原夫易之道深遠矣世之言易者至衆矣嚴氏之書最晚出致使名宰相獻之天子藏之秘府固有以得聖人之心乎嚴氏兩世相霸國而轉徙喪亂曾無寧歲積十有餘

世乃得先生以四聖人之心竭四十年之力其書不與國俱盡宜哉先生之被徵召也到官數月即自免去曰吾豈以六十之年而不知其所止乎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言言知幾矣銘曰經之全唯易然言之難公得焉子若孫尚永傳

樂丘碑

余嘗讀老聃氏書至長生文視之說曰此世所謂神仙者非耶又有能以術役鬼神召雷電禱雨賜已疾癘亦曰出老聃氏老聃氏果何道哉廬陵高敏則君者博達深識之士也有所善順浩先生順浩先生者郡之安福人也名同寅字惟寅姓陳氏宋咸淳中棄

家入清真觀為道士至國朝天下郡縣置道官又置
南北道教所以領之其教所號之曰明素葆真大師
教門高士以為郡道錄即為之不辭歷住冲虛觀梅
峰道院所至禱雨暘已疾癘崇棟宇辟土田至於起
居飲食莫不與人同也然今年八十矣顏如春花步
履飄飄然纔如四五十人又善為歌詩一字不作俗
下語不知何道以致之及察其所讀書皆老聃氏書
也觀行事皆非老聃氏所嘗言者豈守其真而溷其
迹耶高敏則君又嘗聞其言曰天地果無終乎則纍
纍乎莽蒼之野者何為而有之天地果有終乎則炳
而為日月星辰峙而為山嶽流而為河海何為而莫

之易也故聖人能其所無終而不能存其所所有終衆
人常欲存其所所有終而不能存其所無終彼纍纍者
吾獨且柰何哉今求吾之道者曰老聃氏也求吾之
行者曰老聃氏也彼烏知老聃氏者天地存與存天
地終與終天地而有不終者存焉彼又烏知老聃吾
方且為樂丘以持天地之終也聞有揭子者能言孰
為我使志之高敏則君以告乃為之志而歌曰猗願
浩兮不與我好兮而使余告兮猗願浩兮不與我期
兮而謂余知兮天地廓廓不可以度日月燦燦不可
以約吾非老聃安能志斯丘之樂

大元勅賜正奉大夫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

董公神道碑

元統元年十有一月月幾望奎章閣承制學士臣沙
剌班召臣僕斯至學士院傳詔命臣撰故正奉大夫
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董公神道碑別勅新南臺
治書侍御史臣博學其文翰林學士承旨臣師敬
篆其額臣竊謂自太祖皇帝應天啓運其將相大臣
父子孫曾傳百數十年稱名臣者數十人或擁旌杖
節出謀發慮佐定海宇或安危靖亂行政施化藩屏
國家于外或獻可替否拾遺補過匡輔政理于內功
不絕於信史名不染於罪籍天下庸人婦女皆能稱
說者唯董氏而已以臣僕斯獲備載述與有榮耀故

不敢伏闕辭讓謹按公諱守中字子平世爲真定豪
城人曾大父龍虎衛上將軍左副元帥知中山府事
諱俊大父資德大夫僉書樞密院事典瑞卿諱文忠
龍虎公第八子上白天子皆以第稱父資德大夫御
史中丞諱士珍公始入大學簡知世祖召問時政條
對詳敏如素習吏事者命之仕則辭年二十二乃以
世胄補內供奉歷尚服院懷慶路判官河南行省理
問典瑞丞僉典瑞院事集賢侍讀學士浙東廉訪使
河南湖廣叅知政事漢中河南湖北廉訪使累階正
奉大夫公入官幾四十年最其在官才十有二年以
母喪去供奉閒居十有七年以尚服院罷解判官閣

居一年以上怒有司左遷公止懷慶之行閑居三年以父憂不果赴理問及辭典瑞丞終制二年以弟守庸爲御史舍浙東以疾奔湖北皆間居二年遂以至順四年六月朔年六十一薨于家自同大父以下親無不在傍者薨九日葬邑西九門先塋贈其官公之居家與夫人事父母盡其孝適宗族鄉黨賓客盡其禮馭戚獲盡其恩諸弟妹昏嫁皆取具夫人奩中之資父之澤則以讓其弟大父之澤則以讓其叔父諸子女無適庶視之如一公之居官湖雍揚州金沙河舟楫不通豪民恐奪兩河地數賄有司勿濬有司亦因以爲利及公爲河南竟濬之河北飢部使者下令

盡逐流民之南渡者北歸公盡止而濟之其在湖廣宋以馮文簡公故宅爲真士院在洪山寺傍及宋亡寺毀屋仆碑而有其地公復取以爲真院江西歲給蒙山銀治糧四萬餘石輸銀三萬五千兩興國龍閣諸山亦多產銀有請色辨蒙山銀者公曰此嘉利之民也斥之公方留妻子于鄂赴漢中過坂當國家中興行省大臣留察軍事肅清郡邑以迓新天子多用公計策獨不聽諫止字羅守潼關關果不守騷動三晉及新天子至召賜白金百兩以爲河南廉訪使帥師守武關迄亂定無一人敢窺關者明年天下大饑武昌群豪控諸米商閉糴以徵大利城中斗米至萬

錢公適至杖其黨與七十餘人米大賤又輟貢士莊
錢入學養士恐以饑廢講刺朱文公戊申封事於南
陽書院使學者知格君之道有司受賕聽民誣父妾
負財逃妾實與爭溺水死公正有司及誣者罪惟公
平生於朝廷無干進之橫於權門絕私謁之迹又不
幸年止中壽故上不能盡公之用下不自竭其志竟
如是而止悲哉然臣嘗待罪國史伏讀 太祖以來
實錄及觀董氏家傳朝野所紀載詢諸典刑故者董
氏之先南征北伐未嘗妄殺一人妄施一政天下初
定諸將並解兵柄唯董氏不許以餘樞公寄天子腹
心居中者四十年才四遷其官觀公進退可謂無私

迺祖矣公夫人名臣翰林學士承旨王文康公黜之
孫翰林直學士之綱之女勤儉懿愛德為九族師封
隴西郡夫人生三男子一女子男鎰鉉鑰也姪子女
各一人男鎰鑄由武備庫以五遷而僉群玉內司事
庶直貞亮為英宗文宗所知及鉉之薦行鑰之好學
鎰之脩謹皆能守祖父之訓為孝子慈孫龍虎公累
贈推忠翊運効節功臣太傅謚忠烈僉樞累贈體仁
保德佐運功臣太師謚正獻中丞贈純誠肅政功臣
太傅謚清獻階並開府儀同三司勳皆上柱國爵皆
趙國公銘曰
天啓有國生賢者董氏數世終始一節人謂董氏

獨倚天迪匪天私董唯以不殺如漢鄧留佐命與劉
有舉必賢有謀必酌惟滿溢是戒惟清靜是脩又如
西平在唐之造功則讓能過則引咎惟善是與惟德
是懋而子而孫半泝天下王公令僕方驚並駕人惟
好德如春在物生生靡窮莫之能遏豈彼驕陽燄灼
歎蒸歎兮凜冽為寒為水矧茲董公翼翼其承惟祖
考是訓惟德義是經進退用舍與時偕行而用不盡
材壽不作德而公之嗇而後之益隱卒曹終為天子
之公厚本濬源惟子孫之恭臣拜稽首式揚休風以
示趙人以篤世忠

趙功可墓誌銘

余讀太史公書至倉公扁鵲傳歎曰功之及人深矣
然其子孫無傳焉及觀歐陽先生守道所為天和老
人碑累千數百言與龐安常並稱且曰子若孫皆進
於學其門戶將大又歎曰子孫之大也其必由學乎
天和姓趙氏其始祖三衢人從趙清獻公官顛上至
廬陵家焉三世至榮道盡讓四廬兄弟而自立榮道
生慶善慶善生鶚飛是為天和博學善為文有威
德著書百二十六卷生四子惠愿顛日章日章從老
氏學惠生宋永宋強愿生宋文顛生宋庠宋安宋永
字儀可宋安字功可以文章齊名號二趙先生儀可
嘗三貢于鄉又入太學充博士弟子員宋強亦登進

士策為韻則仁化簿為平功可雖不及其他人得其
文輒與首使末末亡儀可必下止太學功可必貢且
第及科與復則皆老矣儀可身沒功可喪明然儀可
之文播天下功可謹自晦猶為人所尊尚稱鄉先生
泰定三年十有二月乙未功可亦歿明年秋八月其
孤靖哀經走門泣且拜曰我大父則歐陽先生銘其
墓而文丞相題之蓋我伯父則翰林學士承旨程公
銘其墓而翰林學士承旨趙公書其碑惟先人之葬
願併以累子噫余敢抗諸老哉然獲知功可今二十
七年矣其得辭君生七歲而孤服除而母嫁大父鞠
而教之警敏絕人貫穿諸經羅諸百家而為人溫厚

純慈和而不同為文疏達雅粹豐而能約其教人也
本之以不欺繼之以不倦故從之游者皆賢子弟其
兄死諸孤孑孑立皆與教育而昏嫁之而見之未嘗不
以禮晚歲棲于屋之西偏揭曰吾美蓋感其平生淪
落不偶晚得安享太平無去國懷鄉之憂而自幸也
自是賦詩飲酒無日不狂茲樓矣及其沒也飲酒三
日無疾而沒年八十一娶胡氏子男三人初遠靖初客
南海二十年父死不及歸遠為新會縣教官卒凡喪
絕惟靖而已女一人適張元孫男六宜簡宜晦宜遜
宜立宜和宜肅女一人曾孫男女各一人將以閏月
二十日葬所居之趙山嗚呼功可已矣余觀靖之為

人簡慈嚴重且其為文甚類其父諸子又類歐陽先生所謂大者其在茲乎儀可後易名文家復有神甌之事云銘曰趙昔有甌大比則鳴伯也三應叔果弗靈甌既墮矣天開聖朝昔視為祥今視為妖温温君子弗究以老鶻鶻公德無忝祖考嗟爾振振日子曰孫念爾祖考允大爾門

奔清甫墓誌銘

安成有士而隱於醫者曰奔氏諱清甫生宋寶祐間九歲而孤即強學自愛親取高科都美官如指掌積勤十二年而國亡科舉廢又連遭大喪征徭風火巨室瓦解乃盡棄其田疇取神農黃帝之書日夜讀之

心通理解天授神訣以之察脉視疾論生死虛實寒熱雖世業鮮能過之四方無貴戚富貧求者如歸市遂以名醫聞自是聲日起家日裕而無推剝糜爛之憂天下立醫學置吏多勸君為之者君不應然學校每賴君以為重君平居孝友凡見父之執母之族必敬之如父母兄深甫貧事其兄如父事其嫂如母撫其子如子從父仲龍老而無家養之終身兄及從父沒又以禮葬之從妹之夫劉才英溺死二孤煢然君為經紀其家同居子姪有他適必謹視其私雖犬豕使各得其所見故家子弟則孤淪落必皇無所歸或館之或食之或衣之曰此名家之子也人以橫逆相

加未嘗難焉惟讀書之不精者多所編校及科舉復
而老矣泰定三年七月得疾手課程文一通授其子
沐浴衣冠語衆曰後三日及半吾當死及期而沒年
七十二將以沒之明年九月庚申葬郭北順安鄉印山
之原孤元凱命其子中令以爲銘君之先汴人七
世祖仕能事宋徽宗爲侍禁靖康之亂從隆祐太后
南幸至安成家焉仕能生成甫成甫生逸孝宗時舉
直言極諫科逸生成節郎子英子英生普州安居尉
士同士同生志學是爲君之父君三娶皆劉氏子男
三元方元凱元中元方本趙氏子從母歸奔故冒
奔氏興元中世醫學惟元凱業儒文多奇女三長適

鄉貢進士劉辰發之子尚賓次許適倪剛大孫男五
長中冷業進士有聲餘方向學女三惟君少孤能勇自
樹立既食於醫能爲善不倦又力以詩書教子孫沒
猶不忘以進士業勵其後且其明足以知死生之故
有合於君子之道宜得銘銘曰

苟民之生汨汨營營爲之禮樂以防其情爲之藥石
以和其形民猶蚩蚩弗念厥生故善爲政者不失其
經善爲方者不爽其平惟君保其真嗟嗟奔卿子孫
其興

處士楊君墓誌銘

豫章先生熊氏以六經教授東湖之上燕晉齊魯聞

陝之士皆不遠數千里受業門下去卽掇高科都顯
官立威名至有閉戶窮經甘白首而不屈者郡人揚
綬獨蘄然群弟子中其讀書務求大意不棘棘章句
其為文鉤玄抉幽非博學識字不能讀然反覆沉鬱
固將就平易而未及者其力行敦六行明五教邪說
不能亂世好不能惑恒居無雜言盛暑必冠帶與人
交必敬為人謀必忠不以利害枉其道不以毀譽屈
其志三試進士三見黜不易其所好熊先生深愛之
同學亦皆以為不能及熊先生沒常忽忽不自聊然
益奮於學有一日千里之勢至順二年四月二十日
年三十八竟以疾卒君子莫不傷之且曰使不死我

輩皆當出其下明年夏其孤某年月日葬于某以狀
介父之執至京師請銘按楊氏其先聞世家五世祖
顯壽徙豫章遂為南昌辟邪里人顯壽生文質文質
生炳及開慶己未進士撫州金谿主簿會龍炳無子
以會龍吹子惟善為之後娶信州鉛山主簿胡庭桂
女生君君字宗敬蚤孤能服勤母教又得名師友以
成之故所至有過人者惟人之生也命之脩短懸于
天學之成否係乎人是以君子之學常恐志未畢而
年不待也孜孜勉勉死卽已矣若楊君君景亦深可哀
耶君娶揭氏生二子成允成彥二女尚幼銘曰
梗楠豫章為棟梁子梁林柳玕為佳境方寸而短折

君子之傷号

何先生墓誌銘

至順二年夏詔以集賢大學士全公獄柱平章江西
行省事秋具書幣遣使帥撫州太守即隱所聘孫先
生徽何先生中而孫不起何先生既至以為龍興郡
學東湖宗濂二書院賓師明年春與其子渡江遊西
山主丁氏夏六月二十有三日以疾卒丁氏為具棺
斂命其子為位受吊諸大夫士皆會哭後三日子成
孫奉柩以歸明年十月十有三日葬邑之青原姓夫
人唐氏之兆其門人李肅以狀至京師請銘于先生
所與遊者揭傒斯曰何先生海內故人孰論譔之事

而相知深者惟子舍子無宜銘者噫余以兄事之者
蓋三十餘年矣余不銘誰宜銘先生諱中字太虛一
字養正世為撫州樂安官族曾祖諱說伯祖諱夢龍
父諱天聲登宋咸淳辛未進士第官至主管刑工部
架閣文字以才畧與伯允兵部郎中時齊名文丞相
建都督府皆置幕下先生少穎拔以古學自任天下
載籍靡不貫穿藏書萬卷皆手自讐校廣平程公鉉
夫清河元公明善負天下知人之鑒皆器遇之至大
初二公及柳城姚公燧東平王公構皆在朝遂北入
京師以文章自通會諸權臣用事內外翕翕居兩月
天大雪竟不別而去歸與諸門弟子講易書詩春秋

大江之西同郡吳先生澄號天下儒宗又為中表兄
然每推讓不敢置弟子列續所著書曰易類象二卷
書傳補遺十卷通鑑綱目測海二卷通書周一卷韻補
疑一卷六書綱領一卷補校六書故三十一卷知非
堂藁十卷支願錄二卷筋丘述遊錄一卷其門人潘
懋類聚刻之先生之學可謂弘肆深博矣然生世六
十有八年連蹇愁悴者十八九書幣一入谷而客死
三百里外不知天之愆然於斯人者獨何哉豈其多
學善著書亦天之所忌耶此固窮士之所自託者吾
不知其何故先生娶陳氏有三男子曰長孫在孫成
孫四女嫁士族孫男一銘曰

夫容之高吾其跋而鼈溪之深吾其厲而先生之沒
曷其起而

靖逸處士熊公墓誌銘

集賢所號靖逸處士熊公豫章豐城善源里人也諱
召子字南翁少豫章先生朋來十二歲先生世與公
連牆以居後家郡中先生每歸里必舍公所公至郡
中必舍先生所兄弟自為知己公博覽載籍好論古
今事如生其時性抗直辯是非狂自如別白黑雖大
官豪吏一語失度即面折語琅琅不少哀然卒如公
言人有言論失實舉措無節於名義或有所闕必詬
辱之人亦莫之敢怨退自悔艾而已蓋皆出乎正也

故鄉之人依之以為安視之以為去就雖紛爭辨訟
可一言而解公早以儉勤起家而以儉勤終身不少
易其常後至元五年十有一月十六日卒年八十三
將以十二月十八日葬富城鄉交陽之原其諸孫請
銘謹系之曰曾大父諱海大父諱英父諱誠孫娶雷
氏生子男二雅先十九年死盜京先五年以疾卒女
二長適范希驥次適范世隆繼黃氏孫男三克愛續
嗣祖克愛蚤世無子以嗣祖為之後女六曾孫男二
長即嗣祖次普福女二玄孫男一長壽公之苑實與
子京同其兆云嗚呼余與公居相隣世相好情義之
相與引未有過於吾二家者然自余竊祿于朝不相

見者動十餘歲余間每一書還公必杖策詣門訪出
處余書中亦往往問公安否蓋跡雖疏而情則至親
也又聞余未還時公數向人言吾第得與揭舅碩一
見而死吾不恨矣吾當恐死待之及余還即買羊載
酒躬相慶勞其喜見顏色猶親子姪不知余之不肯
何能得此於公也其亦以先世之故與公未沒前一
日余猶及坐公榻前相與劇論當世事不知竟為永
訣也悲夫銘曰

鬱交陽兮窈深結重雲兮愁陰望君子兮不見渺千
古兮傷心傷心兮何極鄉誰歸兮里誰式孫既子兮
子又孫承惠澤兮其無斁

劉先生墓誌銘

言之永新儒師劉先生諱友益字益友是為清江公
非先生九世孫曾祖諱宗信父諱緯世以家學為邑
人師父剛嚴介特獨立無所而以先生為之子故少
與物忤先生少好學貧不能得書從里之多書者借
而讀之朝借暮易莫借朝易窮晝夜讀不絕聲過目
輒記間為人傭書以給膏火父母憐而禁止之乃掃
別室幕窓戶竟夕危坐默誦如是數年貫穿六經包
羅百氏至天文地理律曆象數山川聯絡都縣廢置
皆可指畫而談毫髮無遺也宋之亡鄉里豪猾並起
為亂與伯兄真長從弟人忠叩皆遇害先生絕而復蘇

飢困踰年乃卜築高山之間隱居著書不與世接以
聖人之志莫大於春秋繼春秋之迹莫尚於通鑑綱
目凡司馬氏宜書而未書者生小子書之宜正而未正
者朱子正之恐朱子之意不白於天下後世乃著通
鑑綱目書法五十九卷蓋歷三十年而後成天曆中
邑進士馮君翼傳其書至京師國子先生得之大
驚曰昔者王道衰而春秋作春秋隱而綱目興書法
不作綱目之義又將微矣故聖賢之迹作雖殊所以
扶天綱立人極一也遂錄副在官俾六館諸生傳習
之至順三年三月三日昧爽先生疾作猶正衣冠危
坐至午而卒年八十五以其月日葬邑之永山鄉大

豐之原娶陳氏繼段氏子男三矩衡節皆克紹先業
孫男十曾孫男一又明年夏馮君調官京師矩具狀
介以請銘馮君曰先生外和而內剛外通而內介言
簡而要不可迂闊於事其誨人也諄諄善誘白鬚丹頰
神情蕭然真有道者嗚呼若先生者苟見於用當何
如哉銘曰
百園之木不為斧柯蹄泮之水不為江河元有天下
先生在野先生在野志在天下百世之上先生此心
百世之下先生此心先生不作山高水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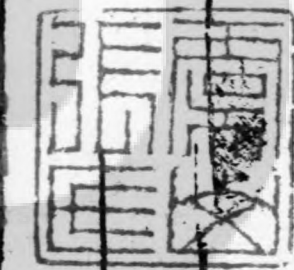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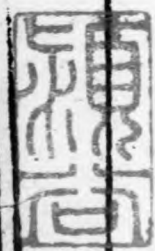
劉福墓誌銘

廬陵劉福字孟介五歲好學日記千言知有童子之樂

父母每憐之十歲聞科舉行即大喜忘晝夜廢寢食
蒐獵經中旁入捷出務為無所不知聞有學出已上
便往與交聞有大人先生便往質其所疑祈寒極暑
不憚人亦莫不樂告之以道然一資以為進士之文
如是數年學大進雖宿學有弗逮又限以年不得試
有司或曰今天下州郡以國書設教官可得遂因言
者求之三年而後得然卒不好數數語人曰吾不能
取一第為父母榮不數為人聞有以進士及第者輒
俛首終日食則數寢則寤語父母曉之百端終不釋或
又曰子欲為甚可隱年以即事世若此多不可數乃
瞑目訶曰子教我以欺君耶去然怏怏日益甚父母

及其從父皆以為憂鄉先達劉嶽申彭士奇羅曾深
愛之亦皆以為憂未幾果得疾疾且革猶手不釋卷
未嘗就床第泰定三年十有二月八日嘔血死將死
歎曰吾生不在科舉後沒不在科舉前命也然世必
有知我者銘我得銘吾不恨矣言絕而沒年二十四
明年夏余至廬陵其父及其從父偕其友以銘請
嗟夫忍不銘哉惟古者士生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
學而教之必時故傳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
書又曰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因其時順其氣協
之以陰陽動靜之道和之以歲時游息之節以成其
學由司徒大樂正以登于天子而爵祿之故人無天
札而器可闕也今也教之不以時學之不由序及為
之選舉又限之以年使才者銳進恒鬱而不信愚者
媮慢得以玩歲愒時此劉孟介至於嘔血而死也雖
命焉其志有足悲者乃志而銘之曾祖紹明祖惠可
父國瑞母曠氏娶歐陽氏無子女一人方七歲以沒
之明日塋里西溪之上太平原銘曰
名不建兮心不摧身不待兮時不來吾銘汝兮吁可
哀

揭文安公文粹終



勝國文章之盛稱虞揭氏而獨虞文板刻
盛行吾家所藏亦惟有虞文揭詩若揭文
則未之見也今文粹若干首近得之南京
刑部郎中張君節之蓋太師楊文貞公所
選定云案牘之餘躬為校勘爰用餐錢刻
置廣州府學與四方學者共之若其治行
之高文章之美詳見元史本傳此不復論
天順五年三月望平湖沈琮識



揭文安公文粹不分卷無詩自上季秦公書至劉福墓誌銘文共五十
 七篇之次與抄本大同篇，按寫共七十八番首行題揭文安公文粹次行
 即揭上季秦公書上皆空二行每半葉十一行，廿字版心上下皆粗黑口
 蓋尾下題揭文粹空行餘記葉如傳本行書揭文安公文粹後首行題元史列傳次行
 即按傳每半葉九行，十六字版心題揭文粹傳下計每凡五葉傳後
 目錄二葉每半葉十一行首行題揭文安公文粹目錄次即按目上批空
 一板下批第一板起皆書全目皆雙批惟梁邱碑勒賜匾奉大夫皆居一行
 劉先生墓誌銘低兩格末行書揭文安公文粹目錄終版心書揭文粹目四字
 末有跋半葉九行末空一行，二十一字行楷書，文云：朕國文章，威稱廣

揭氏而獨實木板刻甚行吾家所藏之惟有虞文揭詩為揭文則
未之見也今文粹為千首近得之南京刑部郎中張君節之蓋
大師楊文貞公所選定之樂牘之餘躬為校勘爰用管錢刻置廣
州府學與四方學者共之其書治於其文章之美詳見元史本
傳此不後論天順五年三月望平湖沈琮識

